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别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李源

欽定四庫全書

山谷別集卷一

宋 黃庭堅 撰

古詩

和谷劉中叟殿院

平生劉宗正聞有湖海氣黃石與兵書雷霆鎖胷次跨馬開武溪觀写作文吏守祧仁九族瑑玉諂萬世去乘御史驄權貴斂手避時時侵諫草頗用文章戲風人託

草木騷客拾蘭蕙傾懷謝僚友句法何壯麗諸公遊蓬
壺賤子濫末至風流餘翰墨想見經行地烏啼霜臺栢
岑絶不可詰峩峩觸邪冠此中有餘事豎國妙藥石立
朝極涇渭餘子盡青簡走亦行襆被　右蜀本已刊

伯時彭蠡春牧圖

岳陽樓上春已歸湖中鴻鴈拍波飛布帆天濶隨鳥道
石林風晚吹人衣春水初生及馬腹浮灘欲上西山麓
遥看絶嶺秀雲松上有垂蘿暗谿谷沙眠草齧性不驕

側身注目鳴相招林間暫過星爍爍原上獨立風蕭蕭君不見中原真種邊塵没南行市骨何倉卒秖收力健載征夫肯向時危辨奇骨即今貢馬西北來東西坊監屯雲開紛然駑驥同一秣爾可不憂四蹄脱

次韻斌老冬至書懷示子舟篇末見及之作因以贈子真歸

二宗性清真俱抱歲寒節常思風雲會為國奮忠烈道方滄波頽位有豺虎竊夫婦相魚肉闕中一丈雪北風

夜涔涔竹枯松柏折泰來拔茅連井收寒泉洌天地復其所我輩皆慰愜何為對樽壺似見小敵怯大宗垂紫髯貴氣已森列小宗新換骨健啗頗腴悅昨宵連環夢秣馬待明發寒日一線長把酒相踰說人生但安樂逢世無巧拙斑衣戲親庭不作經年別猶有未歸心遠寄丁香結

答俞洪範

倒海弄明月伐山茹芝英婆娑一世間浩蕩懷友生佳

人貂襜褕眉宇秋江晴胷懷府萬物器識謝羣英贈我白雪紘此意少人明别離數弦望相思何時平猶憶把樽酒夜談盡傳更

觀祕閣西蘇子美題壁及張侯家墨迹十九紙率同舍錢才翁學士賦之

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蘇郎如虎豹孤嘯翰墨場風流映海岱俊鋒不可當學書窺法窟當代見崔張銀鈎刻琬琰蠆尾回纖緗擢登羣玉府臺閣自生光春風吹

曉雨禁直夢滄浪人聲市朝遠簾影花竹涼秋河淌筆研怨句挾風霜不甘老天祿試欲叫未央小臣膽如斗侏儒俸一囊請提師十萬奉辭問犬羊歸鞍飲月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乖逆南遷浮夜航此時調玉燭日行中道黃柄臣似牛李傾奪謀未臧薄酒圍邯鄲老黿禍枯桑兼官百郡邸報賽用歲常招延青雲士共醉椒醑觴俗客避白眼傲歌舞紅裳謗書動宸極牢戶繫桁楊一網收冠蓋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滿志無四旁論

罪等饕餮因衣欒方良姑蘇麋鹿曈風月在書堂永無湔祓期山鬼共幽篁萬戶封侯骨今成狐兎罔迴來四十年我亦校書郎雄文終膾炙妙墨見垣墻高山仰豪氣崢嶸乃不亡張侯開詩卷詞意尚軒昂草書十紙餘雨漏古屋廊誠知千里馬不服萬乘箱遂令駕鼔車此豈用其長事往飛鳥過九原色蒼蒼敢告大鈞手才難幸扶將右皆家傳

臨河道中

村南村北禾黍黃穿林入塢岐路長據鞍夢歸在親側弟妹婦女笑兩廂甥姪跳梁暮堂下唯我小女始扶牀屋頭撲棗爛盈斗嬉戲喧爭挽衣裳覺來去家三百里一園兔絲花氣香可憐此物無根本依草著木浪自芳風煙雨露非無力年年結子飄路傍不如歸種秋栢實他日隨我到冰霜臨河屬開德路由河隄今集中有曹村道中一首爪田餘蔓有荒壠梨子歷枝鋪短牆明月風煙如夢寐平生親舊隔湖湘是也蓋經行先曹村後臨河故前詩有覺來去家三百里之句指大名也

觀劉永年團練畫角鷹

劉侯才勇世無敵愛畫工夫亦成癖弄筆掃成蒼角鷹殺氣稜稜動秋色爪拳金鉤觜屈鐵萬里風雲藏勁翮兀立槎枒不畏人眼看青冥有餘力霜飛晴空塞草白雲垂四野陰山黑此時軒然直飛去何乃㠂屼立西壁祇應真骨下人世不謂雄姿留粉墨造次更無高鳥喧等閑亦恐狐狸嚇旁觀未必窮神妙乃是天機貫胷臆瞻相突兀摩空材想見其人英武格傳聞揮毫頗容易

持以與人無甚惜物逢真賞世所珍此畫他年恐難得

右皆家傳

同宋景瞻分題汴上行

東風何時來隄柳芳且柔河冰日已銷漫漫春水流寒梅未破蕚芳草綠猶稠歲月不我還念此人生浮高車無完輪積水有覆舟鹿門不返者誰得從之游

右蜀本已刊

奉次斌老送癭木棋局八韻

竘工運斤斧蟠木破權奇離離稻田畦日靜波文稀居

然有心作箇是偶爾為正當合戰地仍有曳尾龜膠漆與顏色金銅利關機抱器心自許成功世乃知吾宗為湔祓枯木更生輝背城儻借一鸛我凱旋歸

題劉法直詩卷

往日劉隨州作詩驚諸公老兵睨前輩欺詆阮嗣宗才卿望長卿歲數未三百豈其苗裔邪詩句侵唐格慨然古人風乃在逐客篇朝廷重九鼎政欲多此賢虎豹九關嚴漂零落閑處空餘百篇詩不隨夜臺去

次韻任道雪中同游東皋之作任道有園曰東皋

四方民敫敫我奔走獨勞停舟近北渚扶杖步東皋霜落瘦石骨水漲腐溪毛更有山陰興能無忝復陶

信中遠來相訪且致今歲新茗又枉任道寄佳篇復次韻呈信中兼簡任道

坐安一柱觀立遣十年勞玄珪於我厚千里來江皋松風轉蟹眼乳花明兔毛何如浮大白一舉醉陶陶右皆家傳

題李亮功家周昉畫美人琴阮圖

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鬐重髮根急薄粧無意添琴阮相與娱聽絃不覯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高子勉記

龍眠李亮功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宫禁氣象更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功官長沙而山谷謫宜州遇見之歎愛彌日大書一詩於黄素上云云此畫後歸禁中子勉嘗追和曰丹青有神藝周郎獨能兼畫圖絶世人貞態不可添却憐知畫者相與落誰手想像猶可言而重春籠柳

戲用題元上人此君軒詩韻奉答周彦公起予之

作病眼皆花句不及律書不成字

此道沈霾多歷年喜君占斗斸龍泉我學淵明貧至骨

君豈有意師無絃瀟灑侯王非爵命道人胷中有水鏡
霜鐘堂下月明前枝枝雪壓如懸磬敝帚不掃舍人門
如顧不謁青鴻君來聽道人寫風竹手弄霜鐘看白雲
平生竊聞公子舊今日誰舉賈生秀未知束帛何當來
但有一節相倚瘦欲截老龍吟夜月無人處為江山說
中郎解賞柯亭椽玉局歸時君為傳此詩如元公欲刻之此君軒可聽渠

摹本 右有跋語見也 第十一卷

元師自滎州來追送余於瀘之江安綿水驛因復

用舊所賦此君軒詩韻贈之并簡元師從弟

周彥公

歲行辛巳建中年諸公起廢自林泉王師側聞陛下聖

抱琴欲奏南風絃孤臣蒙恩已三命望堯如日開金鏡

但憂衰疾不敢前眼見黑花耳聞磬豈如道人山繞門

開軒友此歲寒君能來作詩賞勁節家有曉事揚子雲

籜龍森森新間舊父翁老蒼孫子秀但知戰勝得道肥

莫問無肉令人瘦是師胷中抱明月醉翁不死起自說

竹影生凉到屋椽此聲可聽不可傳

余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本嘗對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嘗從成都通判陳君頎得其譜遂促琴彈之詞與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翁操然詞中之微旨絃外之餘韻俗指塵耳豈易得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　右有石刻

以皮䕠底贈石推官

道人不凋琢萬境自明已願公勤此履深徹法源底

毗盧足趺光照耀世界海旋嵐黑風起到岸得自在

鼻孔隨人走日中忽見斗踏定太衝脉壁上挂著口右有石刻

癸亥八月同百丈肅禪師溫湯作小詩呈九仙舜公長老

九仙漚和湯浴此二水牯主人無施心冷暖各得所道途開十方瓢杓汲萬古欲問源從來大雄山有虎右蜀本已刊

題石恪畫機織圖

荷鋤郎在田行餉兒未返終日弄鳴機恤緯不思遠

題伯時馬

我觀李侯作胡馬置我敕勒陰山下驚沙隨馬欲暗天千里絶足略眼跨一作過自當初駕沙苑丞豈復更數將軍霸李侯今病廢右臂此圖筆妙今無價

書郭功甫家屏上東坡所作竹

郭家髹屏見生竹惜哉不見人如玉淩厲中原果木春

歲晚一碁終玉局巨鼇首戴蓬萊山今在瓊房第幾間

已下闕

律詩

和范廉

一代功名醉斯人尚獨醒風霜寒慘澹松栢後凋零歲晚虛前席天涯作使星百城周緩帶列校聽橫經汲直非刀筆山公識寧馨愁思理前語祠下柳陰亭

梨花

巧解逢人笑還能亂蝶飛清風時入戶幾片落新衣

題燕邸洋川公養浩堂畫

蕭寺吟雙竹秋郊薦二螢破塵歸騎遠横日鴈行高一又

首云擁膝度殘臘攀條驚早春

奉答固道

平生湖海漁竿手强學求操製錦刀末俗相看終眼白古人不見想山高未乘春水歸行李儻得閒官去坐曹自是無能欲樂爾煩君錯為歎賢勞

和王明之雪

金母紫皇開壽域煉成天地一爐沙千花亂發春無耐萬井交光月未斜貧巷有人衣不纊北窻驚我眼飛花歌樓處處催沽酒誰念寒生泣白華

夷仲叔父幼子晬日 幼子謂嗣深尚書

骨秀已知騏驥子性仁端是鳳凰雛不騰渥水稱神駿應出岐山作瑞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翁斷獄多陰德逕往高門待汝車 右皆家傳

贈益陽成之主簿并引

予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黄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也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然後相識亦可悲也益陽兄之叔父晦甫侍御在家著孝友之譽立朝有忠鯁之名不幸年五十有四被名而歿於道上將啓手足自力作疏極論濮園事所謂歿而不忘諫君以德其枝葉必將豐茂有赫赫於世者故

作詩道之

兩祖門中種陰德名塞四海世有人諸兒莫斷詩書種解有無雙聳縉紳

人間卿相何足道留次詩書要不忘男兒邂逅起屠釣何如林中日月長右得於成之姪孫㛹

和早秋雨中書懷呈張鄧州

喜聞三徑被恩書五馬來過塞里閭天上日清消蝃蝀海濱風靜復爰居鼀逢銜骨方為猾蘭不當門亦見鋤

已發覆盂贍睿聖何因猶著故溪魚

次韻清虛喜子瞻得常州

喜色侵淫動搢紳俞音下報謫仙人驚回汝水間關夢乞與江天自在春卷畫初游冰欲泮浣花何處月還新

涼州不是人間曲佇見君王按玉宸

次韻公秉子由十六夜憶清虛

九陌無塵夜際天雨都風物各依然車馳馬逐燈方鬧地靜人閒月自妍佛館醉談懷舊歲齊宮詩思鎖今年

但聞公子微行去門外騂騮立繡韉

次韻清虛同訪李園

年來高興滿尊絲寒薄春風駘蕩時猜見臙脂開杏萼已聞香雪爛梅枝老逢樂事心猶壯病得新詩和更遲何日華鑣向金谷擬追山翼到瑶池山翼一作仙翼

次韻清虛

地遠城東得得來正如湖畔昔銜盃眼中故舊青常在鬢上光陰緑不回歸去汴橋三鼓月相思梁苑一枝梅

我閒時欲尋君醉為備芳醪更滿罍

奉答聖思講論語長句

簿領文書千筆禿公庭囂訟百蟲鳴時從退食須臾頃喜聽鄰家諷誦聲觀海諸君知浩渺學山他日看崇成暮堂吏退張燈火抱取魯論來講評右皆家傳

謝王煙之惠茶

平生心賞建溪春一丘風味極可人香包解盡寶帶胯黑面碾出明窻塵家園鷹爪改嘔冷官焙龍文常食陳

於公歲取罋源足勿遣沙溪來亂真

四月末天氣陡然如秋遂御袷衣游北沙亭觀江漲

沙岸人家報急流船官解纜正夷猶震雷將雨度絶罋遠水粘天吞釣舟甚欲去揮白羽箑可堪更著紫茸裘平生得意無人會浩蕩春鋤且自由右皆載蜀本

知郡大夫改築射亭與五老峯晤對極為勝賞輒以俚句咏嘆

白髮蒼髯五老人德雖不孤世無鄰松風忘味同戴舜

梅雨蒙頭非避秦築亭風流二千石此老入謁官不嗔

一樽相對是賓友學得養生通治民 右有石刻

與黔倅張茂宗

靜居門巷似烏衣文采風流衆所歸別乘同來二千石

化民曾寄十三徽寒香亭下方遺愛吏隱堂中已息機

暫與討司參婉畫百城官吏借光輝

從舅氏李公擇將抵京輔以歸江南初自淮之西

猶未秋日思歸

歸心摇摇若楸帶哀㨿切切如蟬吟百年雙鬢欲俱白千里一書真萬金

翌日阻雨次韻

愁雲垂垂雨霪霪野館重賦思歸吟老農那問客心苦但喜粟粒如黃金

題子瞻墨竹

眼入毫端寫竹真枝掀葉舉是精神因知幻化出無象

問取人間老斲輪

范德孺須筆裒諸工佳者共成十枝分送

臨池聞道學書成已許家雞勝伯英雪竹霜毛分一束

開包何異五侯鯖

大暑水閣聽晉卿家昭華吹笛

蘄竹能吟水底龍玉人應在月明中何時為洗秋空熱

散作霜天落葉風

予去歲在長沙數與處度元實相從把酒自過嶺

來不復有此樂感歎之餘戲成一絶

玄霜搗盡音塵絶去作湖南萬里春想見山川佳絶地落花飛絮轉愁人右皆家傳

次韻錢德循鹿苑灘艤舟有作

鹿苑灘頭秋月明使君輟棹愛江清塵埃一段思歸路已聽荆州漁鼓鳴右已載達本

題大年小景

水色煙光上下寒忘機鷗鳥恣飛還年來頻作江湖夢

對此身疑在故山

輕鷗白鷺定吾友翠栢幽篁是可人海角逢春知幾度

卧游到處總傷神

梅花

障羞半面依篁竹隨意淡粧窺野塘飄泊風塵少滋味

一枝猶傍故人香

題文潞公黄河議後

澶淵不作渡河梁由是中原府庫瘡白首丹心一元老

歸來高枕夢河湟

酌姨母崇德君壽酒

日月行當壽星紀仙人初出閬風時欲將何物獻壽酒天上千秋桂一枝

木龜亭留題

南臺西路木龜坊乃是靈蛙哭贔藏從此改名杉蚵蛂恐來吞月直須防

題羅公山古栢菴二首

千角鹿死尚精神䏈足蒼龍半屈伸百歲妖狐住不得
箇中曾卧謫仙人
塵埃奔走尚飄蓬想聽菴頭老栢風會向天階乞衰晚
住菴長作主人公

雜詩

迷時今日如前日悟後今年似去年隨食隨衣隨事辦
誰知佛印祖師禪

讀謝安傳

傾敗秦師琰與玄矯情不顧驛書傳持危又幸桓溫死

太傅功名亦偶然

海棠花

海棠院裏尋春色日炙薦紅滿院香不覺風光都過了

東窻渾為讀書忙

奉和答君庸見寄

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舞姝别後閒珠履

已報絲蟲網玉笙

寄劉泗州

生天生地常爲主此事惟應作者知康濟小民歸一臂屈伸由我更由誰

書王氏夢錫扇

壓枝梅子大於錢慚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啼在柳梢邊

訪趙君舉

朔風吹雪滿都城曉踏驊騮訪玉京相引槽頭看春酒

細流三峽夜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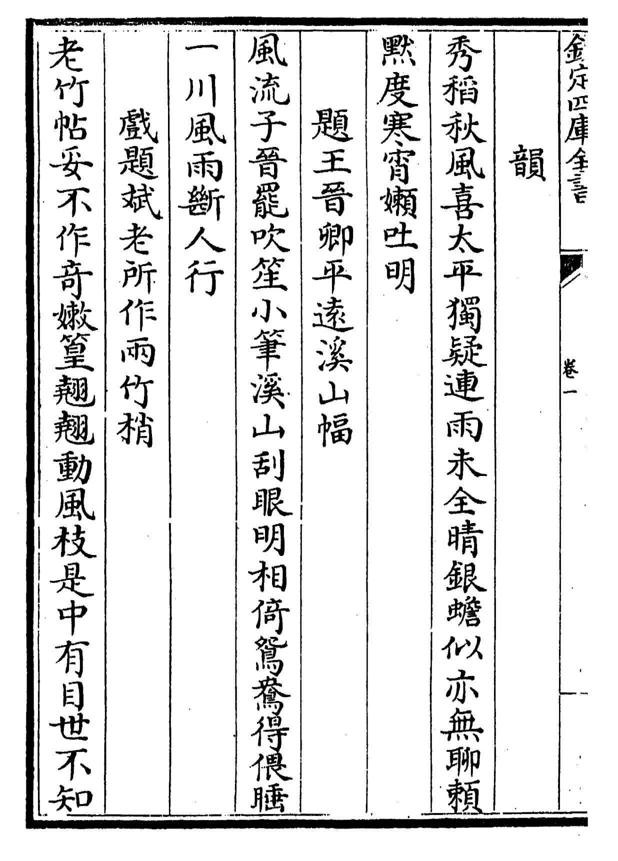
絶句

富貴功名蠒一盆繰車頭緒政紛紛肯尋冷淡做生活定是著書閙子雲

贈初和甫

處士孤懐少往還平時一刺字多漫能容著帽揮譚拂可見高人禮數寛

承示中秋不見月及憫雨連作恐妨秋成奉次元



韻

秀稻秋風喜太平獨疑連雨未全晴銀蟾似亦無聊賴默度寒宵嬾吐明

題王晉卿平遠溪山幅

風流子晉羆吹笙小筆溪山刮眼明相倚鴛鴦得偎𦢊一川風雨斷人行

戲題斌老所作雨竹梢

老竹怗妥不作奇嫩篁翹翹動風枝是中有目世不知

吾宗落筆風煙隨

題覺海寺

鑪煙鬱鬱水沉肥水遶禪牀竹遶溪一段秋蟬思高柳夕陽元在竹陰西

贈法輪齊公

法輪法眷有齊公曽探斑斑虎穴中不必老夫親到也自然千里便同風

題醒心軒 慈恩寺清山主開窻于碾坊竹陰余命之曰醒心

盡日竹風談法要無人竹影又斜陽他時若有相應者莫負閒軒人姓黄

竹枝詞二首

三峡猿聲淚欲流夔州竹枝解人愁渠儂自有回天力不學垂楊繞指柔

塞上柳枝且莫歌夔州竹枝奈愁何虛心相待莫相誤歲寒望君一來過

六言

題東坡竹石

怪石岑崟當路幽篁深不見天此路若逢醉客應在萬仞峯前

詠子舟小山叢

病竹猶能冠叢夏篁鮮箨息息細草因依岑寂小山紫翠嵌空

挽詩

史天休中散

光禄九男公獨秀賦名幾與景仁班淹流州縣看恬默出入風波笑險艱遺愛蜀中三郡有退身林下十年閒山川英氣消磨盡昨日華堂作土山

宋夫人挽詞

往歳塗宮暗碧紗傾城出祖路人嗟松柟峯下遷華寢雪月光中咽曉笳有子今為二千石同州才數兩三家兒孫滿地𦐇衣舉不見歸時桃李華右皆家傳

山谷别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山谷別集卷二

宋　黄庭堅　撰

銘

瀘州開福寺彌勒殿銘

瀘州控緜水一都會文經武略付在守臣呼吸變故應以鼙暇佛廟鐘鼓亦用震驚聾俗使相輯睦不相侵冒實為王略之助瀘故有開福寺彌勒大像殿岂

犮通衢夷夏所瞻摩以歲禩金碧黯昧象設欹傾僧
景沂了愚了謁同力新之始於紹聖丁丑成於建中
靖國之元而景沂請銘余為稽首銘之曰
能仁像法犮犮將傾知足天王下開羣寘維此金像景
沂所作侍其純夫實掌西南之鑰有其閉之莫相侮侵
有其開之來獻其琛
此卷摹刻畢便留充沂上人衣鉢若有攘臂紛奪者
依東坡先生施四菩薩板誓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丁

亥青輝閣前舟中書

表弟李廣心作太湖主簿於廨舍中作雙寂堂遠

來求銘

境寂心閙動靜沉掉心寂境喧萬物森然心境雙寂語

默作息心是寂根事乃枝葉物物本然自動自業將心

求寂如驢覷井以寂安心馮老送瘻

任運堂銘

或見僦居之小堂名任運恐好事者或以藉口余曰騰

騰和尚歌云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堂盖取諸此余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但不除鬚髪一無能老比丘尚不可邪

闗幽亭銘

從事於俗吏之軏何時得少闗幽事潺雪壓𡨥哉此亭常光見曉則夙興於吏事之前為可得意老杜云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闗故名之

寸陰齋銘

筦庫之職不盡心則事不舉盡心公家則少暇日觀公有意於問學其惜寸陰則不暇矣

脫黏菴銘

愛憎利欲膠著胷中欲脫此黏以道為工

密軒銘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士大夫之生以口為戒

明月泉銘

谷簾造次不窮源棲賢招隱闕三字守居井甃洌寒泉

明月逦用堂名傳

宴坐室銘

李子宴處不惰不馳觀宇觀宙使如四肢不動而功不行而邁萬物芸芸則唯我在

天保松銘

衡州花光山實衡嶽之南麓有松傑出盤礴雲表晉陵鄒浩嘗以問長老仲仁曰方法堂佛殿鼎新之時他山之木尚入繩墨乃不以為材耶仲仁曰自其合

抱以來睥睨於其旁者踵相尋而至豈特吾寺之人哉但以適當天子壽山之前故不敢運斤耳因告之曰若聞天保之名乎其比物以見意止言如南山之壽而以松柏之茂繼焉今山前之松可謂茂矣宜以天保名之

仁請著以示後於是乎銘

山有喬松在南山之陽巧匠觀旁莫之能傷非此以爲材可以全生得極其高大惟時太平溥海內外罔不稽首歸美以報如松之茂惟此獨也正能長且久勿伐勿

敗祝聖人壽右皆家傳

元聖庚大帶銘

不懈于位昊天其子之不愧于天萬物將賓之尺蠖之智屈而伸之右得之元氏家藏

銅雀臺硯銘

惟曹氏西陵之陶甈埋伏千齡深川而出逢世清明其屋歌舞以除風雨初不自期為翰墨主不有君子長與甓為伍

艾城王文叔得此於深川之上予銘文叔之墓啓文叔之子申以為硯而歸予雙井黄某志 右有石刻

金龜硯銘

叔祖公溥得石溪滸剖璞見龜以薦書府靈龜六用顯一藏五天資秀温韞櫝應雨 右有石刻

塼硯銘

宜為礎而為硯不薦柱而登几世皆爾耳何獨怪此

蘇廙正硯銘

剖璞而得形揹而溫栗惟其生之質山上有澤虛而容物扶顛定傾不鼇而立極維琢磨之力將以擬天下之賾維翰林子墨

周元功硯蓋銘

以金為鑑自見媸媚以古為鑑在夏后之世以人為鑑常不病義鄭公既沒唐失一鑑人無畏友不僭斯濫

遺邵南硯銘

童子邵南連山之族生於宜都海口河目敁投以此硯

以記其他日之不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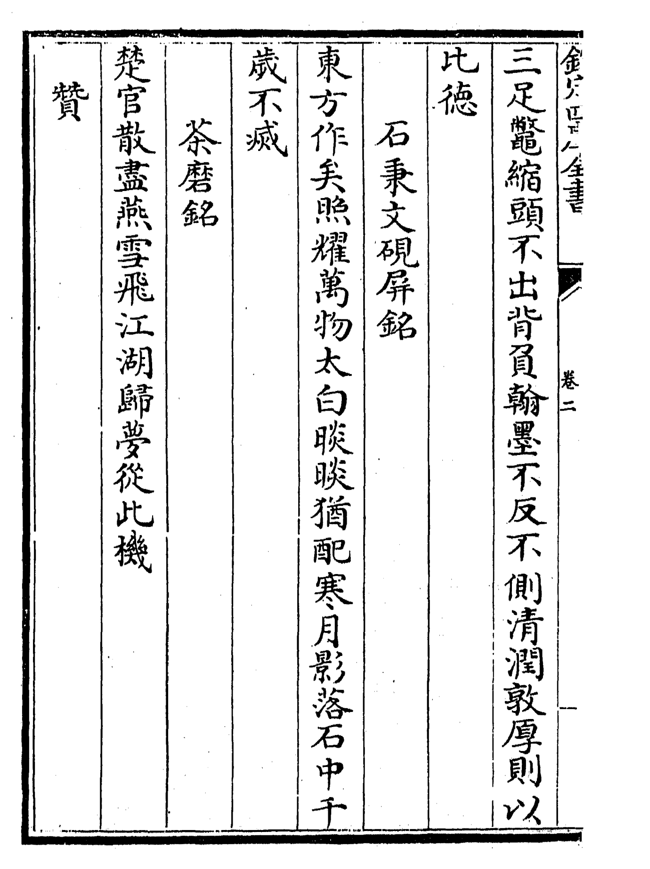
麗道者硯銘

付麗道者學道知心如此堅石則得矣

曹伯達硯銘

巴東南浦巴子國金崖之下有蒼石琢而成器受書滴翰林主人子墨客不鄙夷之與偃息不離輕重與南北重爲輕爲可戒德曹氏父子百夫特

周元功三足硯銘



三足鼊縮頭不出背負翰墨不反不側清潤敦厚則以比德

石秉文硯屏銘

東方作矣照耀萬物太白睽睽猶配寒月影落石中千歲不減

茶磨銘

楚官散盡燕雪飛江湖歸夢從此機

贊

戲題戎州作余真

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

峨眉真人陳圖南真贊

一藤出山來正人紀見藝祖太宗曰天下定矣如月在天去來無疵巍巍頎頎爲帝王師聖哲肺腑天人眉目三峯遶宅歲晚松菊

彌陀贊

彌陀願滿衆生界衆生界是本來心良由自心取自心

往來西方極樂國霎時斂念門戶開處處文殊入普賢親見本身無量壽情與無情成正覺

觀音贊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起救

知命弟觀音贊

普陀巖大聖應身三十二慈悲視衆生八萬四千眼救一切苦難八萬四千聲依歸觀世音是先得道者南無黄居士具足神通力亦具智方便何不自觀音瞿唐風浪中歸命施無畏一人自歸依諸人皆解脱

維摩詰畫贊

維摩無病自灼炙不二門開休闔首文殊贊歎辜負人不如趙州放笤箒

不二法門無别路諸方臨水不敢渡鶖子怕霑天女花花前竹外是誰家

翠巖璣禪師真贊

一步一彌勒一句一釋迦逢人雖不殺袖裏有青蛇是翠巖則二非翠巖則别彌勒下生時亦作如是説

圓通璣禪師贊

諸法坐處坐諸佛行處行如來無簡擇清鏡坦然平有人借問誰家曲貶目眉毛何似生

承天寶禪師贊

靈山會上得箇消息達安城中不落巷𧝑黃𣚚路口雲裏開花九江渡頭無風起浪

郭功父得楊次公家金書細字經求予作贊

說妙蓮華清淨法光明透徹十二部我為一闕

闕 曾說是故祕密藏藏在微塵中有大

闕 卷字義皆炳然堂堂而祕密或以糅

闕 以其翰墨切微細作佛事勝眼若千

闕

海說法從心起復以心莊嚴非小亦非大

闕

衆心量水牛生象牙隨在諸佛數

蒲團座贊

謂余輪邪吾不隨爾馳逐謂予扇邪吾不亂爾寒燠寛爆厚緩者老人之養安質朴自然者野人之無欲娛爾以貝葉銅瓶文爾以繩牀笻竹跏趺主人百不能一裘一葛闕

龎道者名悟超贊

悟道識性超凡入聖文殊一源普賢萬行

芝贊

呂君餽玄芝一盖三足真異物也曰請以此乞數字藏於家余為作贊曰

不生甘泉銅池邊一莖九葉媚神天伴余西去禦魑魅

馬湖江上看蠻船

畫木石贊

小山叢竹到天古木石下有人定是山谷

題崇德君所畫雀竹蜩螗圖贊

蒿下蹄間斥鷃飲啄爭雄穹枝竿網將作蟬嘒竹間自謂得已螗螂從之雞鳴不已

緑菜贊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蔌蛙蠙之衣采采盈掬吉蠲洗澤不溷沙礫芼以辛鹹宜酒宜餗在吳則紫在蜀則緑其臭味同遠故不録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劉元輔畫馬扇贊

天材權奇以龍為友玄黃虺隤以脚支柱與物殊絶筆墨易取至於庸庸殆難為工然後知何時有古人之風觀其雄雎矜顧不進庸中俊佼駑中駿駔邪

右皆家傳

頌

禪頌

自古多如此君今獨奈何可來白雲裏敎汝紫芝歌

壽禪師悟道頌

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與六祖長老頌

昨夜三更有人點燭燒盡十方天堂地獄不知是誰家之子都無面目但只向深草中藏莫向孤峯上宿齋時有飯天明有粥自然而得山青水緑

慈母巖亮長老頌

敕書改律為禪意在無力宗空人欲破禪作律羣兒更助之攻莫恨塞翁失馬會取楚人亡弓老夫亦不掩耳

我來自聽松風

和宣叔乞筍伽陀二頌

筍充庖日百尾干角鹿九首虺心生竅渾沌死搜中林擫稚子腹便便老饕耳

收夏筤四月尾雨斑斑雷虺虺繭栗皤觳觫死數持來勸老子或遭罵牆有耳文集第十五卷乞筍於廖宣叔頌即此韻

戲呈峨眉僧正簡之頌

普賢菩薩不來山谷老人不去夜來月上勝峯說盡薩

提露布鷺起峨眉衲子脚酸不到中路杜鵑識甚閙忙
剛道不如歸去
明叔惠示二頌云見七佛偈似有警覺乃是向道
之端發於此故以二頌為報
山川圍燕坐日月轉庭隅般若心常是如來卧起俱多
閒成外道只守即凡夫欲聽虛空鼓須彌作鼓桴
平生討經論苦行峻廉隅偽契已無分買山雲自俱身
為郎廟宰夢作種田夫欲辨身兼夢還如鼓與桴

卷有報楊明叔詩即此韻

化禮頌

奪却韋生夏衣成得衲僧卧具為伊業識茫茫所以一奪一與三百四百野狐隊中有一兩箇不瞌睡十方虛空百雜碎寧不打破慳皮袋

失紫竹柱杖頌

某三月二十九日發袁州見追送之客於西關門外從者遺老夫紫竹杖於使者廟門遂失之宜春尉徐

思齊路見不平徧下諸山求索乃得之於木平觀云人力於萬載廣惠得之山谷拊掌云草賊大敗因戲

作頌奉呈思齊尉公

袁門西關失却柱杖木平萬載縣裏拾得恰似鄭州却出曹門何處待此左科禪客 右有石刻

竹頌

深根藏器時寸寸抱奇節遭時上風雲故可傲冰雪

為芠橋居士作念念即佛頌

諸佛心內衆生心心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君言諸佛無相山鬼窟裏安葬即今十二時中是誰隨波逐浪

寄清新二禪師頌

石公來斷鼻端塵無手人來斧鑿親白牯貍奴心即佛銅睛虎眼主中賓自攜瓶去沽村酒幻著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如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

死心寮裏有清新把斷黄河塞要津一段風濤驚徹底

箇中無我爾無人夢驚虵咬慞惶走痛學尋鑿闕有神此是如來正法藏覺來牀上笑番身

送黄龍曉禪師住觀音頌

黄龍一卧十五年攪潭驚起舊頭角用張公攪潭是好心但向西江起風雹河陽新婦畫蛾眉老婆不可重新學長連牀上鋪棘針滿鉢飯飣鐵蒺角有能歡喜受供養聰明一一安排著張公若問解何宗食月蝦蟇救月弓

雲居祐禪師燒香頌

一身入定千身出雲居不打這皷笛虎馱太華入高麗波斯鼻孔撐白日

歸宗茶堂森明軒頌

萬竹森然莫非自已作如是觀可謂明矣菁菁翠竹來者得眼其不得者我亦無箇助發此觀亦有風雨若問軒名請與竹語右皆家傳

送慧林明茶頭頌

慧林有一老人恰似銀甕盛雪徹底元無滲漏旁觀但

知皎潔有徒三百二百木鑽漫鑽磐石或遇東海鯉魚一棒令生羽翼其餘兩兩三三歸堂又要茶喫上人南來雲水因行不妨掉臂鳳山修水東西靈草春來滿地但令已事相應歸日驢馱不起右有石刻

題般若會䟽頌

六祖深禪獨脚與盲扶開眼瞨走人天下乞錢涪翁放過一著

因六祖舉太和山語而成頌貴此話大行

峨眉山中老千頌自成集持問太和山鶻臭當風立

墨蛇頌

此書驚蛇入草書成不知絶倒自疑懷素前身今生筆法更老

以香燭團茶琉璃獻花椀供布袋和尚頌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浮知音若相問不住涅槃州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若問下生時不打這鼓笛

玉泉長老不受承天襯因作頌

達摩從西來不受梁武襯却面少林牆衣鉢一萬貫

不俗軒耐閒軒頌

不受孔方乃不俗放下利欲是耐閒棒打石獅子論實不論虛

東禪長老夢偈

東禪長老以夢說累數百言示余余因戲以禪語問之曰上人前日之夢若以為有邪則駕天之洪濤闢戶之靈室今安在哉若以為無邪則向之磬折以請

摳衣而趨者果何所從來邪若以爲若有若無則今之盱衡抵掌對客而談者猶夢中也上人無以對又問以偈曰

伐木丁丁斧下鳴隔溪便應谷中聲不因蘋末微風起漂影溪光本自明漂一作潭右皆家傳

次韻奉答南山禪師二頌兼呈琦上人

魚吼鐘鳴索飯錢收牛耕種別人田淮師收得祖關在一笛操江月滿船

南山四至分明也一日元來十二時兩箇泥牛齊著力
寻頭淅米䤧頭炊右有石刻

奉留楚金長老

長安甚鬧不須驚好與牛兒著鼻繩方便把他悲願滿
斬新然佛大明燈

但將飯向無心椀自有人扶折脚鐺不用重尋舊巢穴
胡蜂窠掛萬年籐

山谷别集卷二

山谷别集卷三

宋 黄庭堅 撰

序

毀壁序 其詞已載豫章外集第十一卷

夫人黄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為女工皆妙絶人幼闕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闕

人歸一作食貧故望以恩意以居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甚文有權智如士大夫夫人歸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逼之而後行為洪氏生四男子曰朋芻炎羽年二十五而卒民師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為石州司戶參軍奔父喪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一作初夫人雖不欲歸於洪氏故歸而姑莫愛至於毀辱之人情有所不能堪夫人事之順焉及舅而夫皆葬夫人不得臧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人也

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舉而棄之元豐甲子其月夫人歿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一作夫人生則歸非其意沒則不免水火其兄弟無以自解說一作任其罪念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築亭以庥之髣髴其平生而安之右已載蜀本

別劉靜翁序

富順劉靜翁自成都來集於僰道以余與其同母弟郭方進為洺平卜同年進士也數來相過其人如孤雲野

鶴來亦無心去無定所余於靜翁無宿昔之好也有鄭少微明舉者成都名士也稱靜翁紙帷布被琴鶴以為行李似不能不求於人而未嘗發於詞氣然富順有四壁而不居意有仁人豪士乞與百金以買山使得休息白髮之光陰靜翁亦不拒邪余問靜翁可取與者常痛其室空虛使有者鮮能推其餘敝裘羸馬而痛僕夫款門久之而立風雷之塗為是則翁能之乎靜翁曰若比吾不能也有漁洞陳康國兄弟皆好賢喜事其園林齋

館可以卒歲老矣亦安能琢雕天真追逐俗好受殘杯冷炙之辱邪爲是則翁之游可矣雖不爲田而鶉生於窔未可知也遂書以爲别

楊子建通神論序

天下之學要之有宗師然後可臻微入妙雖不盡明先王之意惟其有本源故去經不遠也今夫六經之旨深矣而有孟軻荀况兩漢諸儒及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讀之亦思過半矣至於文章之工難矣而有左氏莊周

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韓愈柳宗元及今世歐陽修曾鞏蘇軾秦觀之作篇籍具在法度粲然可講而學也惟神農黃帝岐伯雷公之書秦越人淳于意皇甫謐張機之論儒者罕學學之亦不能到其淵源近世黎陽高若訥號稱邃於醫方若訥既沒亦不得其傳焉余有方外之友曰楊介嘗為余言本草素問之意且曰五運六氣視其歲而為藥石雖仲景猶病之也至於本草則仲景深矣余涉世故多未能從介學之衰老竄逐戎

棘瘴癘侵陵生意無幾恨不早從楊君之學也今年以事至青神有楊康侯子建者以其所論著醫惠然見投悉讀之而其說汪洋蜀地僻遠無從問所不知子建閉戶讀書貫穿黃帝岐伯無師之學至能如此豈易得哉然其湯液皆以意調置則不能無旨矣方皆聖智妙於萬物之性者然後能作而巧者述之而世之者也今子建發明五運六氣叙病裁藥錯綜以鍼艾之方與衆共之是亦仁人之用心云爾

子琇字序

宗室令卒景道往歲以瓜葛嘗接雍容求告曰小子子琇既從學其僚問所以尊其名者願訓告之某字之曰聽玉其說曰目者五色之主於以觀先王之典禮耳者五聲之主於以聽先王之法言心者萬物之主於以度先王之德行古者玉藻以蔽明琇瑩以充耳衡琚璸瑀以服其躬故曰內視之謂明退聽之謂聰克已之謂強古之學者善假於物無非學也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字子琇曰聰玉其義如此宗室子弟自有詔用師儒可持此講問其詳也故為言其略

江南祝林宗字序

郫川祝林宗因知命問字於涪翁涪翁字之曰有道而告之曰漢東國士惟郭有道尚友千載雖述可到廓爾留次以觀羣躁元符三年七月

唐驥字希德序

驥千里之馬出於冀北之野而有逸羣之材雖有逸羣

之材而能左凖繩右規矩聽御者之轡勒雖有餘力不以詭御竊轡是故可以服萬乘之駕而撫四方故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才季弟諸子字序

樞者轉物之宰也莊子曰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字曰環中案者侏儒柱也雖小才而為大用桴棟不得則不安字之曰安上椅者良材不以歲月霜露成其材則不能為國器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字曰爰伐栩

者大而化之情也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為周善學者獨於萬物之原而物化則夢富貴而我由是也夢貧賤而我由是也一以夢觀之則喜怒無所間矣字曰夢周

杜靖字安雅序

杜叔元之子紹聞年七歲來乞名涪翁名之曰靖字之曰安雅雅正也如饑則受食寒則求衣渴則取飲貧則受饋有則言有無則言無出入坐起無所不用情此長

者之教童子之學所謂雅也君子坦蕩蕩安雅也安雅則行於所無事行於所無事則逆順萬端日陳於前我心未嘗不嘉靖也元符三年九月辛巳涪翁書

馬文叔字序

成都馬君景純毅夫從余游問其名字所以然蓋取易之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問其加景字而不能說也余曰名字加景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曰景仰之者余不知其說

也可去景而名純字曰文叔傳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古人之用心於道勿雜而已士之所以爲士以此事親以此守身以此取友未有不純一而成其德者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聖人故字之曰文叔孟子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吾子其勉之思之

石信道諸子字訓序

石信道諸子求余更其名字余且因且革名之曰翼畢奎參亢又作字訓其名曰翼之字曰氣游畢之字曰盡

仁奎之字曰秉文參之字曰孝立亢之字曰善長翼者南維朱鳥之翼也夫存心養性以與天地參也則能御六氣以游無窮此人而有夫翼者也畢者其形象鼎之實故謂之畢與天下之能事畢矣之畢同夫仁者人也能盡仁則位乎天地之中者畢矣奎者鈎狀似籀文故以為天之文宿天垂象以示人非秉文之德孰能配之哉參星象旗之垂參象之著者也詩云三星在戸又曰三星在留蓋言其著焉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故曾子名參字子輿夫名者實之賓也有是名人將責實焉非事親之行立則將爲萬物之賓乎亢名東維之長天之壽星也維仁者能壽易傳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之壽所謂沒而不朽者也夫耆年而言行不著焉則吾不謂之壽謂之陳人而已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山谷老人說

南犍王陽字序

健為清谿王君陽孤立喜讀書夷雅之士也其字曰吉老涪翁曰王氏安知非諫大夫之後名其字則可字其名不可吉老固請改之曰志父吉事驕主以能切諫免死其事宣帝數言事上以迂闊不甚寵異也吉謝病家居其不肯求合可知已凡吉出處志操皆可師也君慕王吉誠能力行之余觀今之士大夫能如吉鮮矣詩云高山仰止惟有志者能之

青城唐當時字序

青城唐邁因余林下之友方廣純翁來問字余字之曰當時詭時不逢白璧按劍聲氣相求頓合無漸知逢不逢在物非已以仁自牧吉祥來止士生當時身在天衢志在田里其尾不濡涪翁書 右見敘州石刻

說

張說子難字說

南陽張說子難嘗以名字求余為序余辭以不能而求不已子難溫成后家門戶方韡韡然觀子難折節僚友

間如寒士不可謂不智予嘗以人所不能甘之語犯之而子難不怒也不可謂不强强且智智是將升君子之堂孰能禦之則告之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聖人語也彼可以怒而去可以拊而來皆凡民耳維君於此道飲則列於樽彝食則形於籩豆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張樂則鐘鼓為之説顛倒風雨而守此道者猶晏然彼方脅肩求入獻笑不情必且莫逃於水鑒之中雖然聾者妙於見秋毫之末而瞽者聽微惟絶

利一源耳不去害道之習者無自而入道甯成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在己則昧在人則昭此亦學士大夫之同病哉君子之待人也或不屑之敎誨細人之嶮巇使我化而與之歸故神兵經物而不疾甘鼠齕人而不知寇在外而關壯弱可不戒哉

李惴字相如說

藺相如出於萬死為趙却秦歸而退讓廉頗名重泰山

曾仲連談笑而却秦軍雄誇不遜故曰相如惴而不傷仲連傷而不惴相如爲可學也

韋許字說

許而字邦任不甚中理輒奉字曰深道古人有大功於世者深於道者也不深於道而能追配古人未之有也自許以深於道古人之學也

吳開字子國閎字子家說

開字子國忠信孝悌積於身則天且開修於家而顯於

國矣閎字子家閎者高門也有父兄之慶而為善以成之遂有世家宜矣

黎遠字子思說

龍水黎充字子美余同年進士黎與幾之族子也以名觸其遠從祖之諱乞余更其名余名之曰遠而字之曰子思而告之曰遠儒家子也廢書不讀此志不遠也出門從所樂而忘歸此慮不遠也耳目聰明而陸沈於此唯不思故也子思自今以始一事而三思可也崇寧四

年九月初六日山谷老人敘

党涣字伯舟甫說

辱手誨勤懇審宴居奉寢膳安吉為慰貴字蓋取諸易之涣卦巽為風為木故風行水上涣又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乘木涉川而有功者舟也故以舟為字伯者仲叔季别兄弟也父與甫同男子之通也如周之程伯休父樊仲山甫也如仲尼亦字仲尼父故人或稱仲尼或稱尼父也近世劉敞字仲原甫劉攽字叔貢父亦同

此制恐欲悉故具之

張純字常甫說

巴東張純問字於涪翁字之曰常甫而告之曰五色成文而不亂之謂純白則成白黑則成黑青則成青黃則成黃赤則成赤然後謂之五色成文君子之道何異於是為仁則成仁為義則成義在家則成子在國則成臣是為純仁純義純孝純忠夫能純而不雜者何哉以於其道故也故曰常甫

蔡相字次律說

蔡相問字焉涪翁說以戴氏禮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字之曰次律次律請問其說涪翁曰禮之所論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蓋言其性理也夫五聲雜而成文律娶妻而呂生子歲十二月之情也旋相為宮方其用事而為是月之主宰也由君子觀之十二月者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也能即是律而為宮者吾性也因時御氣而我不乖其

和一作冰可謂能次律矣

黃彝字子舟說

宗弟彝字與迪其意取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為名取書之茲迪彝敎以為字余更其字曰子舟蓋取周官禮器六彝皆有舟云雖酒所以觀德故廟中之酒器謂之彝言凡在祀典者皆有常德於酒者也雖酒善能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言凡在祀典者皆不溺於酒者也先王之制器一以象德一以示人可謂至敎矣惟

子舟好德秉彝晏然粹温飲酒數斗而不亂又常戒酒不極其量可謂能温克者也夫有而不規者疎之也無而置戒親之也故子舟雖不溺於酒而余猶戒之云

周淵字邃夫説

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延冕之覆也前後垂旒所邃延也便事之衣多不加緣而深衣自領至袪無不緣者惡衣之淺也古之人謀事而不更盛衰則自悔曰淺淺吾為丈夫也葢君子之度惟深而已惟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淵之能深也積水之極也君子能深也積學之致也故字曰遂夫

書贈余莘老

余景中有子名曰天任年甫六歲成誦六經如流挑試無一不通者愛其舉止似孫莘老因以莘老字之亦與其名叶也若其長大好學則自當追配古人老舅非敢期爾之淺元祐七年中秋日書於余氏青青軒

名春老說

元符改元之明年歲在單閼十二月二十二日實立春後五日温江楊仲頴夜得男乞名於涪翁涪翁名之曰春老蓋其生直執徐之正月東風觧凍矣又仲頴太夫人在堂康彊而抱孫故并義而名之春之為氣萬物皆動而成文祝此兒懷文抱質裨爾大母眉壽而見其頎然在士君子之林也生後七日涪翁書

李彦回字進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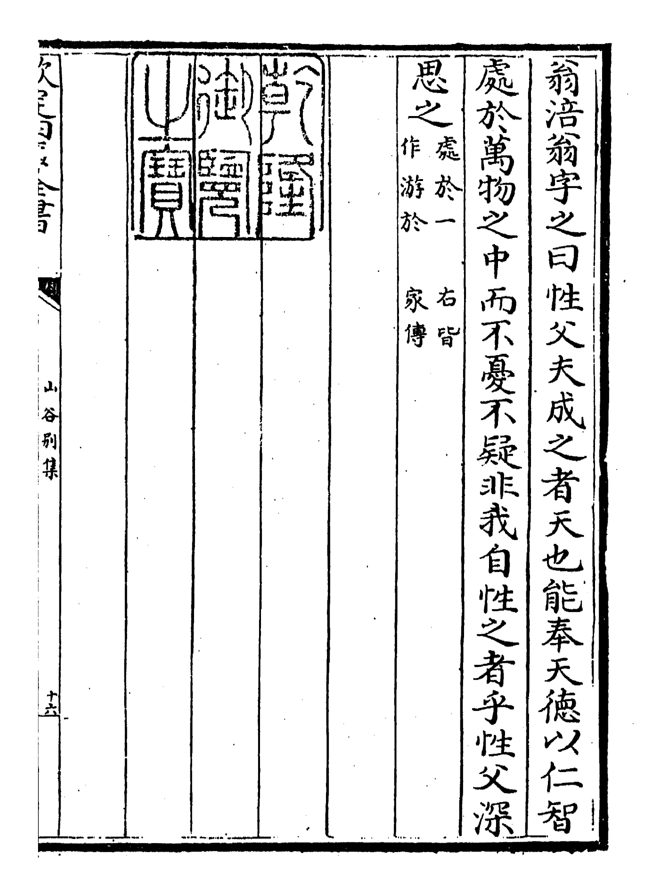
南城李彦回問曰朋友愛之敎之忘其鄙也字曰進徽

坎井小醜未知南溟之量願發其覆蒙得忘其形儔而
學之黄某曰顔子以聖學者也會萬物唯已是謂居天
下之廣居常為萬物之宰是為立天下之正位無取無
捨是為行天下之大道具此三者是謂聞道是謂大丈
夫顔子既體是矣然而望孔子則尚微是何也譬如挽
弓矢力兩指譬如行逺凡十百里故曰吾見其進未見
其止補天立極萬世不朽聖人皆友之血氣之心知唐
死而虛來聖人皆孩之贩夫贩婦乞兒馬醫力行致知

睿聖以為師道不擇人聖人不慢人吾子勉之彦回曰我欲升堂入室未知其門嚮背請借一指以知道之指南曰窮於外者反於家窮於道者反於己求己以明己如砥如矢望道如咫出門而望人是謂攻乎異端播糠自眯

賀性父字說

賀不疑懷文抱質困於場屋自更其名曰天成以求速化今年遂與南平計吏偕入於其行也問字於其游涪



翁涪翁字之曰性父夫成之者天也能奉天德以仁智處於萬物之中而不憂不疑非我自性之者孚性父深思之處於一作游於　右皆家傳

山谷别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別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李源

山谷別集卷四

宋 黃庭堅 撰

記

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

紹聖二年余以史事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以補紉春服時住持僧智珠方徹舊僧伽浮圖於地瓦木如山而屬余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余笑曰作記不

難顧成功為難耳後六年余蒙恩東歸則七級浮圖巋然立於雲霄之上矣因問其縁珠曰此雖出於衆力費以萬緡鳩工於丁丑而落成於壬午其難者既成功矣其不難者敢乞之余曰諾謹按承天禪院僧伽浮圖作於高氏在荆州時既壞而主者非其人枝撑以度歲月有知進者住持十八年守舊而智珠初問心法於清源奇道者而自閩中來則佐知進主院事道俗欣欣皆曰起廢扶傾惟此道人能之於是六年作而新之者過半

知進殁衆歸珠而不釋此浮圖遂崇成耳僧伽本起於盱眙于今寶祠徧天下其道化乃溢於異域何哉豈釋氏所謂願力普及者乎儒者常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

內則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因珠乞文記其化緣故併論其事智珠古田人有智略而無心與人無崖岸又不為翕翕熱故久而人益信之買石者鄒永年篆額者黃乘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城

成都府慈因忠報禪院經藏閣記

元祐七年九月翰林學士范公百祿以中書侍郎與聞大政追榮其三世曾大父璲贈太子少保大父度贈太

師父錯贈太尉其兆在成都東北近郊之五里例得即塋次築佛廟以極崇奉之意天子錫之名曰慈因忠報禪院所以休寧范氏之祖考而勸之以熙載之功中書之兄朝散郎百朋榮家之慶侈上之賜相其土田以基以堂伐山隨川阜其材木凡為屋二百楹一出於已不以累人又擇僧之有名行者繼隆主之隆以釋氏法度其徒為一姓子者今七人矣而慈元實協贊其經營元又度大藏為經閣在院西其土從三十五尺横七十七

尺為複屋直三而曲四致飾甚嚴所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勸請士大夫四百餘家皆號稱能書乃畀之書其費皆出於范氏奔走所嚮積以日月記於崇成皆出慈元凡此莊嚴之功朝散不愛其財慈元不愛其力故能速成而盡美成都雖大府閥閱相望而用執政尊顯其先隴以恩得佛寺度僧以守之唯范氏故士大夫家皆欽羨之閣成朝散屬元來乞文以記之余惟中書君輔政未久而捐館於河中遂葬於河南諸子亦不能歸而朝散

公年餘八十能不懈於崇奉可謂知本矣元以掃灑之勞得度身任其事可謂不忘本矣經閣之壯麗施書之名題字畫之工拙來觀者當自得之故不書書經藏之所以成與此院之因起使廢興之際有考焉葢范氏之志也右有石刻

朋樂堂記

涪陵簡大節持正喜延士大夫賓禮之甚有意葢欲琢磨礱錯大成就其子弟也有潼川于説習之來過予求

就學之地而不能也而以恩持正持正欣然受命築堂於黔江之東曰曾基他日與習之俱來請堂名余為名曰朋樂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夫獨學而無朋此窮鄉之士所以罕見寡聞終身守其固陋不可適於通達之邦者也今持正樂得士習之樂得共學既知之矣惟思慕古人愛惜日力相開以多聞相盡以改過擴其閭巷之知蔚蔚然為達人之觀然後不孤吾言矣紹聖五年四月乙未涪翁記

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寶積禪寺本周廣順中以民李氏施宅地梵林寺寺有僧伽象顯德中見光怪累日因改寶積寺星居六室以元符二年十二月敕破律為禪以僧紹槩主之而槩於萍鄉無法緣居十月而里人不施一錢於是棄而去三年十月余伯氏元明為令也擇請延慶院山主宗禪來尸法席禪倦游諸方號稱得安樂法其居延慶也變飲酒食肉處為菩提坊闢草萊荆棘為金碧聚故元明以

為是必能興我寶積三招而後肯來至則破六律院為一叢林謗者杜口檀者傾施六閱歲盡徹蜂房之屋鬱為鷲峯之會建中靖國之元方丈三門世尊之廟崇成矣粤明年樂静室德味厨法堂皆畢工凡幸有錢之家為五百萬而所以庇覆安樂道衆冗徒之屋無不具使囂訟者口談般若鄙吝者心悦檀施若禪者可謂有功於此縣而其道行之化或溢於鄰邦矣伯氏來屬為禪記之故敘載如此崇寧二年十一月丁丑朝奉郎管勾

洪州玉隆觀雲騎尉賜緋魚袋黃庭堅曾直記并書萍
鄉令黃大臨元明立石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

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峥嶸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子不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蠶食吾垣地闕東北旁塞吾

道虵行東西頼外護之力皆復厥初我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饍百人而不乏末後以檀施之餘建蓮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奐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顔佛事莊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為十方衲子興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嫮夸耶於山谷意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

可謂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處屋不知文字性相者捨所積藏滅慳貪垢布浄信種此隨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真權慧具矣若能如是觀者即絶衆生生死流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徧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為佛事善知諸子回心與未回心

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為我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為我書之以告來者元祐九年四月丁巳豫章黄某記

幽芳亭記

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道人住山不以無人而不禪蘭雖有香不遇清風不發棒雖有眼不是本色人不打且道蘭香從甚處來若道香從蘭出無風時又却與

萱草不殊若道香從風生何故風吹萱草無香可發若道鼻根妄想無蘭無風又妄想不成若是三和合生俗氣不除若是非蘭非風非鼻惟心所現未夢見祖師脚根有似恁麽如何得平穩安樂去涪翁不惜眉毛爲諸人點破蘭是山中香草移來方廣院中方廣老人作亭要東行西去涪翁名曰幽芳與他著些光彩此事徹底道盡也諸人還信得及否若也不得更待彌勒下生

張仲吉緑陰堂記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棘道以酒壚為家產若朝夕汲汲於囂中之贏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閒閒於林下之樂嘗有餘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予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士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書游息之樂使工李壽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及與予同時者得觀焉

元符三年六月丙子涪翁記

律賦

位一天下之動賦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臨大寶之崇體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莫之陵惟兹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偽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静治衆由乎寡故崇高莫大乘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

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若天一化遠近同心幅員任重器以至隆莫能傾者定羣情之多異罔或紛紜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歸乎不二議夫衆星紛錯也拱於辰而不亂羣陰變動也歸於陽而自卑況茲蠢動之紛若固賴聖神以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宜

控飛龍以御天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用能大一統於綿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繁而不失粲然道中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雖嚴威而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四方遠近之情定之于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維約之以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為孰曰居位乃能宅斯殊不知歴在舜躬用作同民之術鼎遷周室誰為御衆之資非悦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總使亂者樂

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國之中以齊其動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昔仲尼陳後王敎化之本定舊史春秋之辭尊元氣以書也據天端而正之編歲書以成文必加統始次陽中之首月蓋謹明時當其號令絶於衰周筆削興於將聖遵周制以昭其法撥亂世以反其正舉元首事固將謹始以敘天書王次春又可承天而為政志在微密言存

後先自混茫之氣始見開闢之功全必變一以書年裁成有法備首時之養物推本於天運行四序而繼繼無窮鈞播百嘉而生生罔既不正其端則其功或息不書其元則其本孰謂故辭總者大因一歲以稱名而歲始於春兆三陽之微氣且夫將正其中莫不本於始欲探其本莫不本於元故發明造化之首以顯著生成之恩所以唐策劉蕡以體元而上對漢稱董子亦正本以為言考天正則此為之元論主道則莫與之大裁一字以

垂訓惟萬世之永賴蓋陰陽為本故函三之氣為初而制作有因見生物之功皆泰言其體而不敘法其體而不完此有國所以大奉故後聖存而不刋書明天地之常從而繫事詩為政教之始可以求端大哉凡欲有為莫不取法元氣之始也故生三統以相用元善之長也故養萬物而不乏何以太陽發於春乎天者人君之檢押

策問

策問三道

先王制法以待寇賊姦宄有不赦之刑而以養民為本
茲用不犯于有司刑措者帝王之極功也歟漢興以來
孝文斷獄四百貞觀之隆大辟才二十九考其法度未
必皆合先王而後元之間風俗醇厚興於廉恥吏安其
官民樂其業貞觀盛時米斗四錢民物蕃息馬牛被野
行旅因糧意必有以得民乃能見功如此恭惟我聖朝
好生之德休養萬物景德咸平幾致刑措而比年以來
斷獄殊死率歲不減始元元康之世何哉意者以為咎

在法令煩多而不約又數更改聖上覽觀六經之治哀元元之不逮爰詔儒臣典領删次務以合古便今可謂至德而議者又以為悉取而紛更之民未受賜也意刑措之本或不在兹諸生其斟酌時議考合先王之法度今可行者悉著于篇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學者皆致治之成法也不可以偏廢春秋者孔子之言見於行事者也其指雖微然而通儒

博學如孟子荀卿董生揚雄皆推原制作之意不可謂無統也紛紜者特患諸家章句耳國家悼微言之不講始詔學官置博士員令諸生得以家法試有司天下靡然向風其義甚厚然董仲舒本公羊賈誼學左氏劉向好穀梁皆以名世非苟然而已今三家並行未知適從或謂當有廢舉以定諸儒之論今欲考孟子以來論春秋合孔子言以斷三家當否諸生以為何如漢諸儒每以春秋議典禮決疑獄夫學古入官豈可以不加意哉

長吏仁賢則下有養老慈幼之俗政平訟理則民有樂事勸功之心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以為民者邦之基吏者民之率太守者吏民之本也邮公如私視民如子布宣詔令使百姓安其田里興于仁義誠非俗吏之所能也間者朝廷虛席思見兩漢之循吏詔下省臺興能察廉於今朞月未聞列郡有字人之功其故何哉或以良吏久任然後民服從其教化而未有賜金增秩之法或以為中都官任太重刺史郡

守任太輕是以雖吏有能輒以補外爲左遷未嘗最其吏功次補公卿之缺諸君論此二道所施行後先宜何如凡可以致良吏之科悉著于篇此縣官所急欲聞也

右皆家傳

箋注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傳曰神鬼神帝先天先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

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常有欲而生太空太空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強名之曰無名天地以我為造物者故又强名之曰有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觀道之常本無欲則妙矣以道之常隨世故常有欲也於其有欲觀之不見全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於其同則謂之玄於其異則謂之不玄此俗學者
所以觀道有三有二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無爲則玄矣無無不爲則又玄矣知本無游於萬物
之際則一一皆妙右家傳
杜詩箋
更須慎其儀

陶侃傳諸參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

養望自謂曠達邪

曾冰延樂方

傅毅舞賦云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為樂方

得兼梁父吟

諸葛武侯梁父吟步出齊東門

縱有健婦把鉏犁

古樂府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新鬼煩宽舊鬼哭
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
齊民要術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春光
富嘉謨明冰篇春冰澹淹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
尊
始出枝撑幽

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業白出石壁

寳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一箭正墜雙飛翼

箭一作笑蓋用賈大夫射雉事

已令請急會通籍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稱急取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

急而還是也

幾日休練卒

新安吏詩練卒收舊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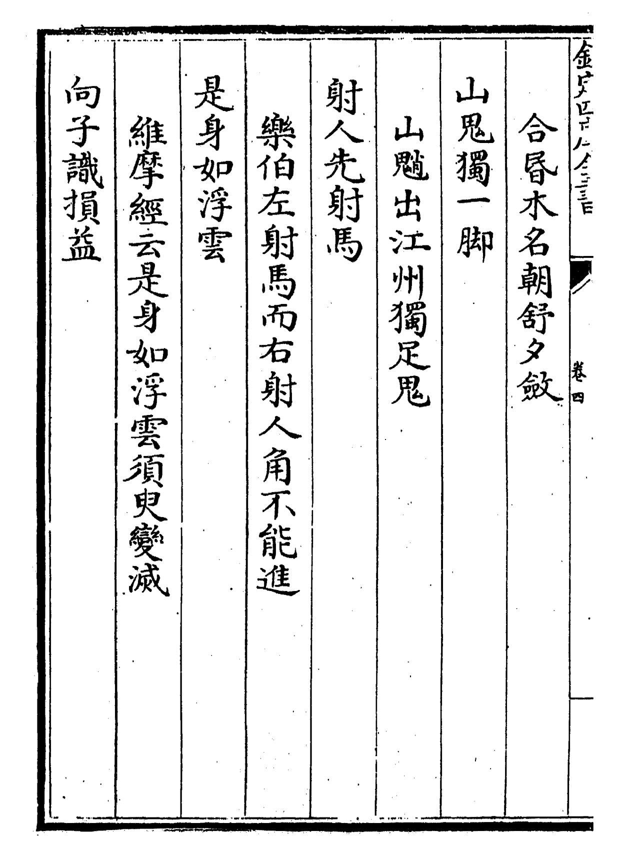
彭衙行

馮翊郃縣西北有彭衙城秦晉戰地

張公一生江海客

張相鎬

合昏尚知時



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山鬼獨一脚

山魈出江州獨足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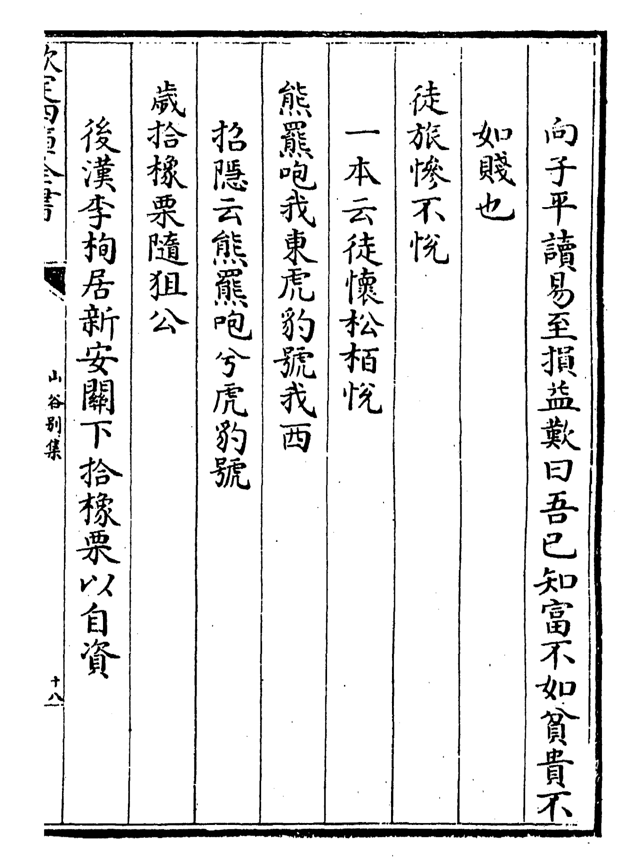
射人先射馬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向子識損益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也

徒旅慘不悦

一本云徒懐松栢悦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

招隱云熊羆咆兮虎豹號

歲拾橡栗隨狙公

後漢李estimated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

我生託子以為命

嵩高記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為命

黄精無苗山雪盛

精一作獨黄獨狀如芋子肉白皮黄苗蔓延生葉似蘿摩梁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石笋行

華陽國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盖地數畝高九尺盖石俗名為石笋

不唾青城地

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傅玄盤中詩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眼中之人吾老矣

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陸雲詩感念

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牽牛織女

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已被召弟曰何事織女渡河曰暫詣牽牛

牛馬毛寒縮如蝟

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蹉縮如蝟

書貴瘦硬方通神

二碑漢隸極瘦硬

仙李盤根大

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榦倚天舒

風箏吹玉柱

柳惲七夕詩秋風吹玉柱

露井凍銀牀

銀牀古樂府淮南王篇

五夜漏聲催曉箭

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黄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

丁夜戊夜出漢舊儀

封題鳥獸形

宋王徽伏苓贊中狀雞鳬具容龜蔡

初月

王原叔説此詩爲肅宗作

舉家聞若駭

當作咳禺屬惟猨猴喜怒飲食常作咳若華反

錦官城外柏森森

成都道西城故錦官也故命曰錦官城

籠竹和煙露滴梢

籠音汞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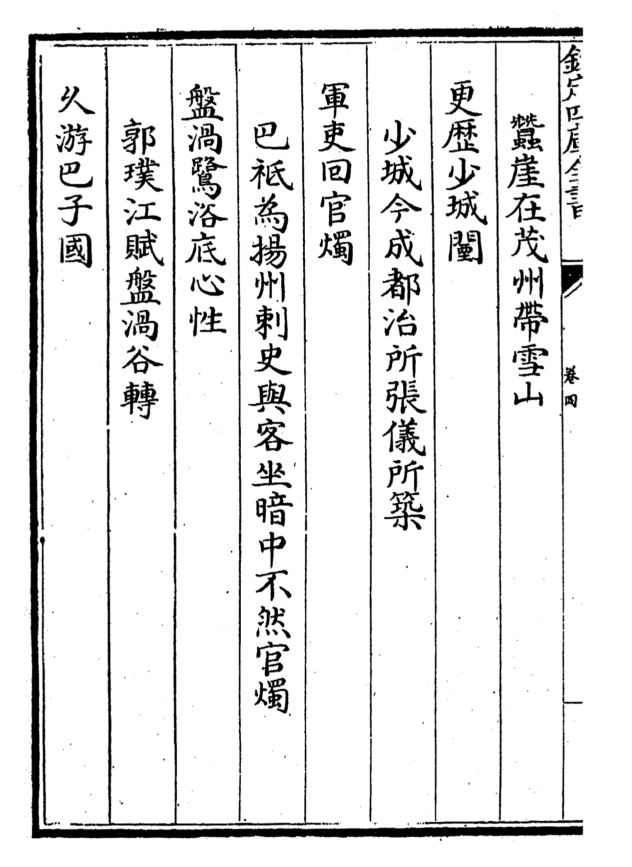
野艇恰受兩三人

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體不必盡律白公同韓侍郎游鄭家池詩云野艇容三人正用此語

瀨口紅如練

浦漕反在彭州

蠶崖雪似銀



蠶崖在茂州帶雪山

更歷少城闉

少城今成都治所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

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盤渦鷺浴底心性

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久游巴子國

左氏桓九年巴子請與鄧為好巴姬姓國在巴郡

江州縣

南遊北戶開

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戶向日

相失萬重雲

梁簡文朱櫻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

鬬雞

觀風樓南起鬬雞殿

胡雛負恩

王衍見石勒曰胡雛有奇志恐為天下患

人間有賜金

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畫省香爐遶伏枕

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護衣服漢官儀

織女機絲虛夜月

池中有戈船各四百艘四角各垂幡旄旌葆又作

二石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賜被隔南宮

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草閣柴扉星散居

寒園星散居庾信

陶冶性靈存底物

顏之推論文章陶冶性靈從容諷諫亦樂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

生本是厓人字也誤轉為生

竹葉於人既無分

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醖酒

家家養烏鬼

峽中養雅雛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人謂之烏鬼

右得廬陵羅秘家藏真蹟

山谷別集卷四

山谷別集卷五

宋　黄庭堅　撰

書

上運使劉朝請書

九月十六日宣德郎知吉州太和縣事黄某謹再拜獻書運使朝請閣下竊以藴知人之明者不必左右為之先容懷高世之度者能越拘攣之議徒聞其語今見其

人何則小人於朝行卿士無平生之言於左右使令無一日之雅碌碌下邑葢將朞年其吏事乃庸人之所能其學問文章則迂闊而可笑又承秕政之後百度無綱負逋在民縲繫滿獄惟其公而寡於斷廉而困於明勤而短於文學而蔽於事政多有偏而不舉訟多有决而不情簿書會期常在諸邑之後勤苦敎養僅為細民之安葢所謂學製錦則敗材代大匠而傷手者也恭惟閤下美實盛名出入臺省朝廷記識所至未嘗久淹下車

以來百城仰首興滯補敝發於流水之源舉廉擿姦如
出耳目之所及有能有守恃以立名贓汙聞風求解印
紱鞭策之下願展足者蓋多而使府近僚歲滿求代獨
蒙采納擢取無能內視缺然承命惴恐自非閤下能越
拘攣之末議不資左右之先容斷以公明何能及此士
爲知己古人則既有言徒恐外任舉人巳閱詔書之新
格遷官就縣不聽他司之辟除誠得執鞭以當煩使千
慮之一或助萬分官守遠於門庭竿牘未通九格願承

敎約曷勝惓惓謹奉書達小人之情糟粕不足以寫至意秋暑不審尊候何如伏祈為國自重不宣

代人求知書

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矣其意以為微賤之於尊位每以蹤跡闊踈禮貌相絶無因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育人材為己任加誠意而求之則行比一鄉智効一官者皆得以為依歸云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

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無才難之嘆故曰釆對釆菲無以下體葢湔祓而用之則澗濱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籩如加以斤斧飾以青黄則枯木朽株盡爲犧象之器以其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備使令恭惟閣下高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明足以與能者有功治威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裏豈敢飾愚暗以欺左右哉竊不揆度以爲潔巳而不汙敢不比於蘋蘩其材能雖薄猶

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節下今將再書歲課去此幸登吏部之格當路諸公過於采聽而保任之於此有垂成之勢誠願閣下賜俎豆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愛斧斤而斲之期於成器捐一臂之力使小人有黃鍾大吕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材擠門下而誰哉干冐威嚴不寒而慄右皆家傳

與蘇子瞻書

某再拜啓春寒伏惟知府祠部學士尊體動止萬福頃

自衛州試舉人歸於鄭掾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難於獎
拔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傴而忘其臂之勞强駑馬於
千里不敢自絶勉奉鞭勒至於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
詞氣高妙無以為諭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
恨未有親近之幸耳去九月到家老兒病脚氣初甚驚
人會得善醫診視今十去九矣又苦寒嗽未能良愈坐
此不通書閣下仰惟大雅涵容有以裁其罪黄樓之作
名不虛生淺短豈敢下筆顧見記刻淹熟規摹當勉為

公賦之子由尚在閒處識者所恨伯氏往得接歡極嘆其沉冥如游刃於世故以為古人不過如此想數得安問外舅謝師厚外砥厲而中坦夷士大夫間少見暮年無所用心更屬全功於詩益高古可愛數有酬和冗未辦録上冬春愆雪麥根無澤伏惟長民者未能忘憂數舍阻於參侍不勝馳情伏祈動静調護利物坐進此道謹奉狀不宣 右真蹟藏于晉陵尤氏

答王周彦書

七月戊辰某敬報周彦賢良足下成都吕元鈞某之故人也觧梓州而遇諸塗能道滎川土地風氣之常甞問之曰亦有人焉元鈞曰里人王周彦者讀書好學而有高行以其母屬當得蔭補入仕始以推其弟今以推其甥及姪斯其人也時僕方再往京師見其摩肩而入接踵而出冠蓋後先車馬爭馳求秋毫之利較蝸角之名大之相嬚嫉小之忘廉耻甚於羣蟻之競腥兹窮荒絶塞其地與蠻夷辰齒其俗以奔溥相尚尊爵禄而貴衣

冠乃有周彦者其古人之流乎豈不卓然獨立於一世哉既竊嘆其人又喜欲與之游也及其以罪戾抵戎僰久之觀榮之士樂善而喜聞道中州弗及也無乃周彦居西河而格其心而變其俗以致然邪凡儒衣冠懷刺袖文濟濟而及吾門者無不接每探刺受文則意在目前其周彦者亦我過也經旬泱而寂然一日惠然而來乃以先生長者過我而自謂何以得此於周彦者豈以葭莩之好齒髮長而行尊者邪既辱其來乃枉以書執

進之敬出其文詞且有索於我矣周彥迫之不已安得不啓不發而有以報也夫周彥之行猶古人也及其文則摹今之人也何哉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於文而已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之學周公孟子之學孔子自堯舜而來至於三代賢傑之人材聚雲翔豈特周公而已至於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者蓋登太山

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也企而慕者高而遠雖其不逮猶足以超世拔俗矣況其集大成而爲醇乎醇者邪周彦之爲文欲温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浄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讀其書誦其文味其辭涵泳乎淵源精華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疇能禦之周彦之病其在學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歐陽文忠公之炳乎前蘇子瞻之煥乎後

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始未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夫舉千鈞者輕乎百鈞之勢周彥之行扛千鈞矣而志於文則力不及於百鈞是自畫也未之思爾周彥其稽孔孟之學而學其文則文質彬彬誠乎自得於天者矣異日將以我為知言也紙窮不能盡所欲言惟高明裁幸蒙遺足物芎朮珠子黃皆此無有拜嘉懃怍湯餅之具尤奇羇旅良濟益佩憂愛災患尤所不忘耳元師能令携琴一來為望莊叔之子亦可敦以詩書否惠訊

至寄聲不宣某再拜

上運判朱朝奉書

某再拜啓某猥鄙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為强項而釣愛民之名談虛而有廢務之實而閣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愷悌自得以明已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知裏推

任所長使皆有用慈哀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惟流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閤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已雖固陋敢不勉焉右皆已載蜀本

表

代文潞公賀元會表

治歷明時體元居正分陰陽於太簇之律會日月於析木之津萬國皆春六服承德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緝

熙皇極建用人正合天地於上元垂衣裳於南面首出庶物茂稱神明之容照臨百官光昭禮樂之會臣某欽承頒朔叨預履端方守鑰於留都阻稱觴於禁殿明明在上遐傾就日之瞻永永降年仰極後天之祝

代賀生皇子表

景命降休皇文毓秀福慶傳於中禁懽聲溢於普天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光宅海隅丕承祖武德親九族孝達三神后土顧懷皇天眷佑茂本支於百世引壽考於

萬年臣遠去清班欽承告語賡歌瓜瓞蚤知周室之隆參祝祺祠阻奉漢庭之詔臣限司宫鑰不獲抃舞丹墀

代謝賜曆日表

治曆成書步三辰於天載班正有土大一統於王朝詔音丁寧圖象昭晰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神不世盛德無名調玉燭以遂羣生運璿璣而成萬化迺明告朔咸俾在公臣敢不奉之黄堂興於嗣歲赴吏功於刻漏戒農事之鎡基不解恭欽以承時憲

代韓康公大名謝表

遽傳綸命下沛龍光錫之中殿之清資寄以北門之重鎮便蕃寵數踴躍衷悰即以今月某日到任禮上訖憑賴國靈緝安藩服布宣聖化休息兵民事溢願初驚先寵至臣中謝伏念臣蚤緣儒術亟踐本朝論思稍邇於天光丞弼遂參於人乏昨蒙器使外付戎服智不逮謀功難除過循名責實公議甚明置散投閑私分如此事出已試衆安可誣陛下貸以惟新仁深念舊南陽在漢

之故里許田先人之弊廬寔為作翰之邦連荷長民之
寄尚憂曠敗終累保全豈圖誤采朝僉再流膚渥往典
帝宮之門鑰獲瞻魏國之觚稜許還近班不以故事承
三接之清燕稱萬年之壽觴恩榮不替於再三補報未
聞於萬一雖知感涕莫措靦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
德并容大明委照眷圖勞效蔽匿瑕疵謂臣精神未至
眊昏筋力尚能勉强故加鞭弭付以封疆誓將罄竭愚
衷周旋廟筭身雖在外未如江海之遥知無不為尚冀

涓塵之益可酬覆幬敢愛糜捐 右皆家傳

代呂大忠河北運判謝上表

刺舉一道其心欲愛而公轉輸百城其材欲周而敏堪寄此任實難其人秪荷詔條誤承使乏臣中謝惟臣淺陋見事闊疎在公有夙夜之心於朝無先後之友獨持孤拙仰累聰明坐尚書之曹未有以自效掾將軍之府幾類於取容籍在蒐除更蒙識拔獲對天顔於咫尺親承聖訓之丁寧寄重丘山常恐顛隮于下恩深雨露未

知報稱謂何惟是跨河東西緜歲水旱民轉移而失職吏偷脫而行私期會簿書或文具而實不至斂賒調發或任重而誅不勝有如民未便安皆臣職當條按然出門有萬里之勢釆艾懷三歲之憂人以為不可盡言臣何敢以是報國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欽明文思一日萬幾六通四闢論法於繩墨之外得人於眉睫之間畀付百官中外無間臣敢不職思其位上分宵旰之憂寸有所長全效拙勤之報 右真蹟藏於晉陵尤氏

代叔父陝西都運謝上表

奉將使符出幹關陝進參祕殿之籍增被兼金之章併叨寵靈惟懼隕越中謝伏念臣非有閥閱起於江湖言無宮庭行闕坊表雖涔蒙於器使曾未展於寸功熙寧元豐出入臺省愞於進取氣不激昂衣繡衣既直指之威冠豸冠之觸邪之用二聖臨御九德在官尚容蕞爾之材來與康哉之會補宰司之掾討謨莫助于和羹記左史之言文字不足以華國果速官謗上煩聖聰會當

右顧之憂往計西師之餉雖勤夙夜如負丘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淵黙雷聲文昭武烈親親而百蠻執贄老老而萬物歸心未能去兵顧憐在邉之守使之足食簡在勸農之司太皇太后陛下欽明文思睿智神武大公至正以御九鼎昭德塞違以臨百官守在四夷師干不試轉輸萬里民隱是勤致茲斗筲亦預鞭策敢不精求邉瑣底阜邦財庶幾柔遠之功少助在廷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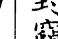
奏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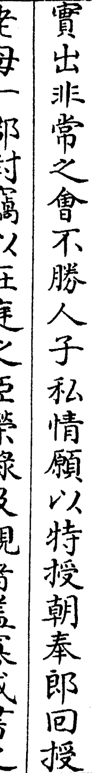
辭免實録檢討狀

竊以先帝一朝大典討論之職必付其人如臣淺陋非所堪任

辭免轉官狀

伏以先帝一朝大典訖兹有成宰司典領之功近臣論譔之力臣以曲學濫舉討論以老母卧疾連年告歸之日過半常憂竊禄不免罪誅適及奏書例霑爵賞因人成事義所未安伏望聖慈追寢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祗





受

乞回授恩命狀

昨以討論無功不敢祗受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寵光下被不敢終辭竊有微誠冐干國典伏念臣母壽光縣太君李氏今年七十二垂老抱疾幸見孝治之朝霑及禄養而臣誤蒙簡任使收筆墨之勤實出非常之會不勝人子私情願以特授朝奉郎回授老母一郡封竊以在庭之臣榮禄及親者盖寡成書之

賞後來用例者難攀伏望聖慈特賜開許

乞奏補姪樸狀

修實録院檢討官朝散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充集賢校理黄某奏臣見任職名今遇明堂大禮該得奏補子孫一名臣早年未有子息有兄之子樸自襁褓過臣房下抱携教養於今年二十二學問稍已知方後來臣有子相生纔六歲以臣於樸私恩實均父子重以老母年今七十鍾愛在樸不勝白髮抱孫之情扶杖假息願及見

樸之階仕籍也欲望聖慈許以合得恩例先與臣兄之子樸使臣待罪官次幸而免於曠敗將來兩遇大禮合奏期親日即以奏臣子其於恩例詔條別無礙幸伏望聖慈特賜開允奉聖旨特依奏

乞外任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為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遺黽勉素餐已縻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

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瀆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入差遣問民疾苦得自効於吏功將毋旨甘或少裨於孝治

服闋辭免史院編修狀

去國三年百憂所萃志氣凋零鬢髮半白勉從典禮既見素冠支離羸病不任趨赴闕庭舊學遺忘難以討論史事陳力就列豈容冒昧墳土未乾曷勝烏鳥之情仰

聽上天敢陳螻蟻之願伏望聖慈除臣管勾宮觀一次許任便居住一則藝植松檟少報母慈又得熙養歲年稍堪王事草芥在野猶望哀憐

第二辭免狀

竊以論茲大典託名聖朝承學之臣皆所願得如臣朴學濫與選掄雖殫智能未報恩遇昨以憂患失學深懼瘝官願假歲年就閒養疾猶貪廩祿仰望哀憐天聽崇高未賜俞允臥家遣命罪不容誅伏念臣實以哀毀之

餘生意幾盡先患目疾幾至喪明憂患以來全廢文字又得脚氣不便鞍馬往來田里須杖自扶未堪趨赴闕庭靖共吏職伏望聖慈察臣愚懇非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特除臣勾當宫觀一任或沿流一合入差遣

啓

太和到任謝監司守倅啓

伏以百里之政古人所難千載之間作者無幾誠令有道於此不獨使民宜之至於虎為渡河蝗亦去境雖然

病在肓者良醫不能活人掣肘者善書不能工庭堅何人繆當巖邑貫木索者方填牢戶爭錐刀者猥造訟庭急之則追胥匿以避程緩之則吏史殫於惟貨放紛熟爛曾所未聞自非假之以歲時幾於無所措手足恭惟某官惟幾以成物之務惟深以盡物之情草木知有威名風雨不愆期度河潤九里獲承君子之風管窺一斑欲盡愚者之慮猶希善貸以汔有成

代韓康公回韓魏公北京到任啓

慶奉制函典司宮鑰責任甚重經營是憂闕

餘潤安陽仁者之里得倚長城馳竿牘之闕

柔緘入手藏妙蹟以為榮善頌滿前如讔

尊之獲對恭惟某官剛健篤實宣慈惠和照萬里之寶

臣藩四維之良翰雖黃堂之卧理實錦衣之晝行大旆

高牙已不容於瞻仰流風善政盖多在於咨諏願奉周

旋終逃瘝曠仲月煩蘊百嘉長羸伏祈相卜高明護持

興寢

代回謝文潞公啓

誤蒙帝澤出守宮符遠借台光鎮守藩服坯陶有素感愧無顏某蚤以儒生繆膺朝寄計勲勞之譾薄荷寵數之頻煩在國北門提封全魏眷兩河之右地据百郡之上游時無扞禦之憂民望豫游之幸故容坐嘯亦免尸官此蓋伏遇某官宿柄中樞預調元化甞於戶牖之坐容加黼黻之褒矧是陪京實惟舊治流風善政猶在謳謡老史耆儒每懷咨度方盡循於規矱如親奉於誨言荷

戴之誠敷宣曷罄緼隆季月暇豫黄堂伏祈調御四時
綏成百順

代韓子華回韓魏公啓

祕殿清班陪京重地併叨寵數實厚靦顔雖誤恩之莫
回幸前闕

禮輙綏闕

間氣社稷元臣闕

朝師表百吏顧

闕

故鄉即闢大旆之西莫展下風

之謁長城千里猶獲實鄰之依泰階六符行即陶鈞之

賜

代韓子華回王平甫問候啓

典樂於茲粗安晩節思賢之嘆有甚朝飢何圖謙撝遽枉榮翰實欽松栢之操不受金玉之音其官天才高明國器遠大運精神於繫象之表載事實於聲名之前久紆讎校之勤宜在論思之職且膺殊拜諒不旋時殘暑未清自公多愛

代韓子華回高陽劉待制啓

恭審進陞延閣往鎮侯藩伏惟歡慶某官材名顯融事業宏遠去潤色論思之列有攬轡澄清之功細札十行即奉旋歸之詔長城千里尚寛北顧之憂過辱撝謙遠貽榮翰但深銘感莫既敘陳

代韓子華回定州薛密學啓

伏審進直中書鎮臨藩服某官强毅中立沈深内明目無全牛刃有餘地畜賢人可大之業遭主上有為之時心計寘寘九貢制縣官之用威聲濯濯一身折方面之

衡行茂對於疇庸豈久勞於卧理過承謙損先惠緘題但極感銘曷勝占敘

代韓子華賀張瓌修撰知雜啓

伏審拜命紫庭提綱烏府登正士於風憲壯本朝之羽儀百僚肅清四海瞻望恭惟某官忠義特達器資高明材能簡於帝心論議出於朝右未更歲月歷試事功補過責難入司邦直宣威美俗出作吏師屬虛耳目之官歸自股肱之郡仍刋書於史觀正專坐於南牀言路生

風即聞弄印之拜天功熙載更被補袞之求惟是冥頑蚤依庇賴欽承嘉報增忭愚衷

代人謝舉主啓

從事軍幕雖復小人之勞策名薦書敢幸諸公之顧猥當湔祓無措靦顔雖執事出於至公而大府號為多士如某資下與人分跡在官有夙夜之心於朝無先後之友仕不能祿幾動讀書忘羊之嗟祿既及親猶獲得隴望蜀之意竊聞士論之已久得出門下之尤難盖常格

以廉能未始出於請託豈伊孤拙誤借吹嘘兹盖伏遇
某官身爲權衡錙銖不昧心有涇渭清濁洞明每於鞭
策之間盖知駑駘之力排置衆俊居然一羽之輕過蒙
片言忽有九鼎之重心非木石恩若丘山永言矢心不
累知己右皆家傳

代李野夫出守宣城上本路監司啓

入補天臺僅書文墨之課出膺符竹猥分民社之憂素
處不鮮曠官是懼恭惟某官將明使指勸相吏功聞疊

嶂之城苦無公事託二天之庇幸有餘光趨板匪遥望風懷悚右已載蜀本

婚書

問李氏親書

惟我丘嫂乃公仲兄婚姻官遊將及四紀甥姪詩禮僅同一家請尋繼好之盟再篤宜人之慶伏承賢第幾小娘子幽閒順於保母才德似其諸姑聞之族姻迨今笄歲小子某粗識嗜學亦既勝衣惟是蘋蘩之共莫助盛

湘之事率時吉卜用告行媒甘䣘槩樛木之枝雖慙本弱肥泉潤淇園之竹儻及餘波敢以幣將冀承回命

答

人物之美繼擅無雙文章之名多在第一矧季子之早譽在鴻都之貴游反求顓頊之宗以相蘋蘩之事女子雖嫺姆傅既勝縱笄僅能成人誠懼非偶告之吉卜申以懿親不獲終辭敢拜重禮

樸姪定新婦書

接屋連家非徒一日之雅同安共恤蓋有平生之言輒緣恩親敢議婚對長子樸當承宗事未有婦家伏承賢小娘子淑質生成令儀素敎袁宗之陋良不自知嘉偶之求願承重諾

石氏定婚書

蔦蘿之累樛木亦得升高泉水之入淇門冀蒙餘潤比因僚友儕及婚姻既承諾之話言許以嗣爲兄弟敢差穀旦少助衣襦酌彼行潦誠可薦於王公藉之用茅物

或宜於曲禮

定石氏書

三星在戸婚姻貴於及時九月肅霜裘褐宜於早戒小子齒雖未冠學且聞詩惟是歲時之嘉莫助蘋蘩之薦謀諸僚友吉在高門家傳萬石之風人稟三歲之秀伏承賢第七五小娘子功容徳稱保傅敎從義方具於有行竊自忘於非偶既因將命辱賜重言敢以吉蠲修具禮物右皆家傳

送曹黔守致語

賞心樂事是難逢易失之時臨水登山有送遠將歸之恨式陳觴豆侑以管絃恭惟知府供備詩禮家風韜鈐將畧去天尺五早瞻列戟之榮賦茅朝三未極清班之貴奉賜得犬戎之要領防秋傾虎士之腹心三代治兵不犯道家之忌一麾出守遂無循吏之名投壺雅歌以安黔内郡縣輕裘緩帶以宴幕府賔僚既報政成方榮歸覲通直閣郡文武念甘棠之勿翦惜驪駒之在門旨

酒嘉㲿永清懽於今日鏘金戛玉深怨曲於陽關𫎇等云云

口號在豫章　右已載外集第七　蜀本

山谷別集卷五